

世界文學名著

孤女飄零記

(上)

羅德·布綸忒著
伍光建譯

JANE EYRE

By

CHARLOTTE BRONTË

Translated by

WOO KWANG KIEN

孤女飄零記

第一回 約翰

那一天是不能出門散步的了。當天的早上，我們在那已經落葉的小叢樹堆裏溜過有一點鐘了；不料飯後（李特太太，沒得客人來，吃飯是早的，）刮起冬天的寒風，滿天都是烏雲，又落雨，是絕不能出門運動的了。

這我卻很歡喜：我不願意走遠路，尤其是遇着很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，散步歸來，手脚的冰冷，奶媽貝西的臭罵，已經夠我害怕，而我的身體的孱弱，比不上伊理西，左珍納，約翰，他們三個，更使我自慚形穢了。

他們三個人，這時候在客廳裏圍繞他們的母親；這位太太在火爐邊，靠在榻上，臉上是很高興

的。（這三個人這時候，卻不哭，不爭吵，）李特太太不要我同他們在一起，說道：『她這個孩子，說話不坦白，舉動遲滯，又欠自然。幾時她可以改過來極力的學好，同人親熱，像個好孩子，活潑些，令人可愛些，等到奶媽來報告，說是她學好了，再由我細細的察看，果然奶媽報告的是不錯，她果然是學好了，我就可讓她同我的孩子們在一起作同伴。』

我聽見她說這種話，我就問道：『奶媽說我作錯了什麼事？』

她說道：『唔，我不喜歡好問好辯的人。況且你小小年紀的人，這樣的對待長輩，是很令人厭惡的。你找個地方坐下，非等到你會高高興興說話的時候，你就不必開口。』

客廳旁邊有一間吃早飯的小屋子。我只好溜進去。屋裏有一架書櫥：我挑了一本有許多圖畫的書。盤着腿坐在窗戶檯上看，把窗簾拉過來，圍住身子。

一面是簾，一面是玻璃，我看書的時候，有時看看窗子外冬天十一月的天色。遠處是茫茫的雲霧，近處是一陣一陣的大雨打着樹林。

我所看的這本書是講鳥的。我雖不甚喜歡讀，但是卷首所說的是海鳥棲止的荒島，海邊的山

嘴，同挪威國的海岸。書上還引了幾句詩，令人想到北冰洋附近酷寒地方，我就想到我自己現在的光景，是很像海鳥棲止在冰山雪地，酷寒孤寂的地方。書上的圖畫，是一副極寒地方的景緻，一片汪洋，有一個荒島，四面都是波浪衝擊。遠遠的有隻破船，被水衝在岸邊，畫片上面是層雲，微微的露出一點孤寒的月輪。

又有一幅是畫的墳地，四面短垣，中間都是墳堆，墓碑森然。牆頭上面畫個新月，我不曉得這幅圖，是什麼用意。

又有一幅是海上有兩隻船，好像是無風，動不得，我那時候以爲是海上的幻景。

又有一幅是一個惡鬼，刺一個竊賊的包袱，我見了害怕。

又有一幅是黑色有角的東西，坐在大石上，看遠遠的一羣人，圍住一個絞人的架。

每幅圖畫是說一段故事；我那時候知識未發達，情感不完全，我見了是莫名其妙，不過只覺得很有意思。奶媽貝西高興的時候常常的把桌子挪到我們孩子的屋裏，在那裏熨衣服，我們圍住看她，她把各種書裏所說的愛情冒險的故事說給我們聽。這些故事同我所看見的圖畫是一樣的有

意思。

我這時候有這本書，放在我膝上讀，我自覺得有我的一種樂趣，只怕有人來騷擾我，不料就有人推開小屋的門。

約翰李特走進來喊道：『悶氣的老太太！』他一看好像是房裏無人，停住不響了。

隨後他又喊道：『她跑到那裏去了？』又喊他的姊姊妹妹，說道：『理西（即伊理西，注）左支（即左珍納，注）左晤（即柘晤，注）不在屋裏，你們去告訴媽媽，她跑出去冒雨，這個壞畜生！』

我心裏想道：『幸虧我把簾子擋住了自己。』我心裏很盼望他找不着我，他眼睛既不好，心又遲鈍，原是找不着我的；不料伊理西探頭進來，說道：『查克（即約翰李特，注）她不是坐在窗戶檯上嗎？』

我最怕的是查克走來拖我下來，我自己立刻就跳下來。

我心裏不曉得怎樣是好，就問道：『你找我幹什麼？』

查克答道：『你應該對我說，』李特少爺，你要找我做什麼？』我要你走過來。』他隨即坐在一

把交椅上，作出一種模樣，要我走前去，站在他面前。

且說約翰這時候是個十四歲的學生，他比我大四歲，他又粗又大，皮膚的顏色是很不好看，神氣是很蠢笨的，四肢是很粗大。最好亂吃，塞得太飽，臉上全是病容，兩眼無神，兩腮好像是發腫。這時候他應該在學堂讀書的，但是他的媽媽過於姑息，說是他身體不好，在家且歇息一兩個月。校長邁先生說過，只要他的母親少送點糕餅給他吃，他身體就好了。但是他的母親以為校長的話說得太不近情，以為她兒子臉色不好看，是因為他太過用功，也許是因為想家。

約翰對於他的母親同姊妹並不親愛，對於我是非常之厭惡。他常常虐待我，打我，並不是一星期之內躐躐我兩三次，也並不是每天之內躐躐我一兩次，他是終天的躐躐我。我一看見他，我就害怕，他一走近前，我身上的肉就縮小起來。他恐嚇我，打我，我是無處訴苦，僕人們是不敢得罪少爺的，他的母親看見了，也當不看見，不管，我告訴她，她也不理，我每逢想起他這樣虐待我，我就糊塗了。他母親親眼看見他打我罵我的時候卻不多，他母親看不見的時候，他打我罵我的時候不知有多少次了。

且說我向來是不敢違抗約翰的，這時候他喊我到面前，我只好走前去。他把舌頭伸出來，伸得極長的，足足伸了有三分鐘，我曉得他要打我，我這時候心裏只想到他那種醜惡臉，我正在想，他不曉得能否看出我心裏的意思。

他忽然用大力打過來，把我打到幾乎立不住腳，我站定之後，退走兩步。

他說道：『這一打，是教訓你以後不要對我母親像剛纔那樣膽大無禮，回我母親的嘴，又要罰你這個老鼠，爲什麼躲藏在窗簾後，又罰你爲什麼剛纔你那兩隻眼對我露出那種神色。』

我受約翰的凌辱，是受慣的了，從來想不起回駁他；向來只想，他罵我之後打我，我該怎樣忍受。他問道：『你在窗簾後做什麼？』

我答道：『我讀書。』

他說道：『你把書拿來給我看。』

我走回到窗子，把書拿來。

他說道：『你不該拿我的書，媽媽說過的，你是吃我們家裏飯的人；你又無錢；你的父親，並無一

文錢留下給你；你該去作乞丐討飯的，不能住在這裏，同我們有錢人家的孩子們在一起，同我們吃一樣的飯，穿我們家裏的衣服。你穿的吃的，那一樣不是化我們家裏的錢。你亂動我們的書，這些都是我的。我就要教訓你，家裏那一樣東西不是我的呀；不過再等幾年，都是我的。你滾你的，站在門邊，不要擋住鏡子，不要擋住窗子。」

我只好聽他的話，就站在門邊，不曉得他是什麼用意，隨即就明白了；我看見他拿起那本書，要作向我摔的樣子，我就大喊一聲，正要躲閃，已經是來不及了。他把書摔過來，打中我，我立刻跌倒。我的頭碰在門上，碰傷了。傷口流許多血，覺得很痛，我恐怖到十二分；我心裏就有無限的感觸。

我說道：「你這個殘暴凶惡的孩子，你簡直是個殺人的兇手，你是個虐待奴隸的兇主人，你很像羅馬帝那樣的殘忍。」

我讀過某人著的羅馬史，曉得羅馬帝的種種殘忍，我心裏常常在那裏比他作種種殘暴人，想不到我這時候，卻說出來了。

他喊道：「什麼呀，什麼呀，你敢這樣罵我麼？伊理西，左珍納，你們都聽見罵我麼？我一定去告訴

媽媽，我先要……」

這時候，他一直奔過來，我覺得他的手抓我的頭髮，抓我的肩膀，我真覺得他這時候是個惡霸，是個殺人的兇手。我覺得頭上有血滴下來，同時覺得異常的疼痛，我只覺痛，忘卻了恐怖，我也就忘其所以的對付他。我自己也不曉得我的手作些什麼，只聽見他喊道：『你這個老鼠，你這個老鼠。』他有了救兵了：他的媽媽原在樓上，他的姊妹跑上樓去報信，李特太太走來，還有貝西同女侍阿保跟在背後，把我們兩個人分開。阿保說道：『可憐！可憐！爲什麼這樣兇狠的打約翰少爺！』

媽媽說道：『我向來未見過這樣發狂發怒的人！』

李特太太說道：『把她拖到紅屋子裏，關鎖起來。』立刻就四隻手抓住我，拖我到樓上。

第二回 鎖禁

我一路被他們拖，我一路反抗。這卻是第一次，我從前一向未作過的，貝西阿保兩個人見我這樣，更把我看得壞得多。我這時候真是忘其所以了。我很曉得，我反抗他們，隨後是要受罰的，我卻決計什麼都不管，要大鬧一次。

奶媽說道：『她簡直是像個野貓，阿保你捉牢她的手。』

阿保說道：『愛邇小姐，你為什麼這樣不要臉！你為什麼打少爺，這是什麼舉動，少爺是你的恩人的兒子，是你的少主人！』

我就答道：『什麼主人！他為什麼就是我的主人？我是女僕麼？』

阿保答道：『你不是個女僕，你還够不上一個女僕，因為你吃他們的，穿他們的，卻不作事。你坐下吧，好好的追悔你自己兇惡行為吧。』

這時候他們把我拖進紅屋子，把我推上一隻小凳子上。我立刻就跳起來，他們四隻手立刻把我按下去。

奶媽說道：『你若是不安安靜靜的坐下，我們就要把你捆起來。阿保，你把襪帶借給我，不到一會，她就要把我的弄斷了。』

阿保果然從她的粗腿上，解下襪帶，我一看他們預備細綁我，想到隨後許多羞辱情形，我覺得心神稍減了些昏亂，說道：

『你們不必解襪帶，我坐下不動了。』

我隨即兩手放下，坐在凳子上，作個保證。

貝西說道：『你留心着不要動。』她一看我果然不動了，纔肯鬆手。兩個人交手在胸前，只管看我，露出很疑惑很不以我爲然的神色，有點疑心我發狂。

隨後貝西掉過臉，對女侍說道：『她向來未有過這次這樣的兇暴。』

女侍答道：『她向來心裏是兇暴的，我常常的對小姐們說過，小姐們很以我的話爲然。她是個

很陰險的小東西，我向來未見過這樣小少年紀的人，那樣陰險的。」

貝西不答她，過了一會，貝西對我說道：『小姐，你該明白，你該感激李特太太，她現在養活你，她若是把你關出去，你豈不是要入貧兒院嗎？』

我聽了她這番話，沒得答他的。我耳朵裏是聽慣了她們說我倚靠人的話。我自粗有知識之後，就起首聽見這種話。我聽了自然是很難受，不過還是只懂得一半意思。隨後阿保說道：『你不應該因為李特太太把你同她小姐少爺一起的撫養，你就自己看作同他們是同等，他們將來有許多錢，你將來是一個錢也沒有，你應該低首下心，屈服在他們之下，好好的叫他們喜歡你。』

貝西卻無怒意的對我說道：『我們告訴你的話，都爲的是你的好。你應該把自己變作有用的人，歡歡喜喜對待他們，他們可以容留你，你若是粗暴無禮，發脾氣，我敢說，太太一定把你關出去。』

阿保說道：『況且當她（指柘唔，注）發脾氣的時候，上帝罰她，把她打死了，她到什麼地方去呢？貝西，我們走吧。她這個人的心很不好，是要不得的。愛蓮小姐，你一個人在屋裏的時候，你好好的祈禱吧。你若是不肯悔罪，煙突裏會爬下一個鬼來，把你捉了去。』

她們說完話，走出屋子，把房門關鎖了。

這間紅屋子是空着的，是這所房子裏最寬大最堂皇的屋子，大抵是向來無人住過，除非是客來得多，纔用着這間屋子。裏頭有一隻硬木大床，掛的是深紅色帳子；兩個大窗戶，窗簾是永遠下垂，不拉開的，所有的家具，也都是硬木的。

屋裏向不生火，是很冷的。離孩子們的屋子，同廚房，都很遠的，是聽不見人聲的，這間屋子又是向來無人到的，我覺得很可怕。女僕每星期進來一次，彈彈灰土。李特太太許久方進來看一次，看看衣櫥裏的一個祕密抽屜，裝的是契據首飾盒，還有她已死的丈夫的一幅小像。因牠丈夫死在這屋裏，故此雖然寬大，陳設得好看，也無人住。

李特先生死了有九年了，當日在這屋子停柩的，故此無人敢常進來。

我坐的矮凳子，在白石爐臺旁邊，對住大床，右手是大衣櫥，左手是大窗子。我還不相信她們把我鎖閉在這裏，就去試試開門，果然是鎖得很牢的，同監房一樣。我走回來的時候，在大鏡子前面走過，我看見我自己的影子，很像是貝西告訴我們故事裏頭的小鬼。我走回去，還是坐在凳子上。

我就想起約翰待我那樣兇殘，他的姊妹是看不起我，不理我，她們的母親是厭惡我，女僕們個個都是袒護她們的。我就自己問自己，爲什麼我無時無刻不受痛苦，不受恐嚇，不受她們冤枉我；爲什麼我永遠不能叫她們歡喜，我無論我怎樣的作，都不能博她們的好對待。說到伊理西，她是個爲己自私頑強的人，人人都恭敬他。左珍納，脾氣極壞，尖酸刻薄，驕縱無禮，好事挑剔，卻是人人都遷就她。她的美貌，同微紅兩頰，頭上的金色髮髮，好像是令人見了歡喜，那怕她有許多不對，人家都原諒她。約翰是不必說的了，無人敢惹他，敢抗拒他；他把家裏養的鴿子捉來擰頸子，打死小孔雀，常常的嚇狗追細羊，把花塋的葡萄全摘了，把頂貴重的花苞也擰斷了。他對待他的母親，更胡鬧，喊他的母親叫老婆子，罵他母親皮膚黑，生下他自己的皮膚也黑了；母親叫他做什麼，他是不理的，常常撕破他母親的綢緞衣服，他母親還是叫他作小寶貝。我那裏敢作錯事，我是很竭力的盡我的本分從朝至午，從午至晚，他們總是還罵我，說我淘氣討厭，說我悶氣詭詐。

我頭上的傷還是很痛的，約翰無故的打我，是無一個人責備他。我因爲攔阻他，不叫他再打我，她們卻反怪我，責我不該。

我這時候心裏居然曉得她們對待我不公道，我就要打主意，脫離了這些受不住的虐待，我就想到逃走，若是逃不了的話，只好從此不飲不食死了。

當天的下午，我心神是非常之擾亂，很像是在黑暗中多少人鬥毆！我心裏只管不停的問我自己，爲什麼要這樣受困苦，卻答不出來，後來事過多年，我纔明白過來。

我在她們家裏，算不了個什麼東西；李特太太，同她兒女，僕人，同我的性情都是不合的。若是她們很不愛我，我也不愛她們。我的性情脾氣好惡，同她們都是相反的，我在她們家裏，既不能有用於她們，又不能令她們歡喜，我算是個無用之物，她們怎樣對待我，我是忿恨之極的了；她們的種種見解，我是很看不起的，我在她們家裏，是個最討厭的東西。我很曉得，假使我是個好熱鬧，有興致，喜歡亂鬧亂跳，面貌長得好看的女孩子，那怕是一樣的無家可歸，依靠她們過日子，李特太太也會待我好些，她的兒女們當我是個同類，也許拉我作同伴，僕從們也不至於常常的使我代人受過。

當日下午四點鐘時候，天已黑了。雨還未停，樹林的風聲還是很響，我覺得渾身冰冷，我的膽氣也消滅了。我想到要把自己餓死，從此想到教堂的墳地，又想到李特先生新葬的墳，我就想到李特

先生是我的母舅，我的母舅是個什麼樣的人，我卻記不得了，只記得我父母亡過之後，母舅接我到他家裏，他臨死的時候，要舅母答應他撫養我，如同她自己的兒女一樣，母舅李特太太，以為她自己是不負所託了，她有她的性情，有她的見解，以為她已經盡了她的責任，但是我舅舅死後，我同舅母是毫無瓜葛的了。我是個外人，他怎樣能夠喜歡，把一個不相干的外人，放在她親生的兒女羣中呢？況且我的性情，同她們是種種的不相投，叫她怎樣能夠如同己出呢？

我就想到，假使這時候我的舅舅還活在世上，他許好好的看待我。我又想到，我從前聽人說過，死人在墳裏，若是曉得人家不照着他臨終時所囑託的話辦事，死鬼會來到陽世，責罰那些不照辦的人。我就想到我的舅舅曉得她們虐待我，也許來這屋子看看我。我很害怕死人當真會出現，我就把眼淚擦乾，不敢再哭，把頭髮順好，四圍看看屋子，看見牆上有一點光，這時候我不曉得這一點光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，我心裏大跳，覺得我的頭很熱，耳朵聽見鼓翼的聲音，覺得有什麼東西走近我的身邊，我喘不出氣，我受不住了，跑去用大力開門。忽然聽見有腳聲響，貝西阿保兩個人開門進來：

貝西先說道：『愛邇小姐，你有病麼？』

阿保喊道：『那一聲叫得很響，我聽了渾身發抖。』

我喊道：『把我領出去，讓我回到孩子們的屋裏。』

貝西又問道：『爲什麼？你難過麼？你看見什麼？』

我抓住貝西的手說道：『我看見一點光，我想是鬼來了。』

阿保有點很討厭的神氣，說道：『她特爲喊的，喊得令人聽了害怕。假使她真是受了大痛苦，情有可原。她不過大喊一聲，要我們進來，我很曉得她的詭計。』

這時候李太太如飛的跑來說道：『阿保，貝西，我不是吩咐過，把柘晤愛邇，關在紅屋子裏，再等我自已來。』

貝西說道：『媽當，柘晤小姐大喊。』

李太太說道：『貝西，你放手。孩子，你不要抓貝西的手，你不要妄想，用些種法子，就要走出紅屋子。我最惡的是詭詐，孩子們使詭詐，我是尤其厭惡。我要教訴你，使詭詐是不成的。你再關在這屋子一點鐘，你若好好的安安靜靜的不動，屈服到底，我就放你出來。』